



# 鹿港懷古 (之一)

## 臨濮流芳

「種始祖自惠公，華胄溯千秋，靖海武功垂竹帛，筆邑傳於乘氏，聖門分一派，石渠經學紹箕裘」

「臨濮莘衣冠，堂構重新桑梓里，吳興稽譜牒，木根遙庇葛藟宗」

### 一、臨濮啓聖煥周公

中華民族以漢族爲主流，但不是一個同質的群體，且以華、夏、諸華、諸夏、華夏等名稱，活躍於遼瀾的中國。黃帝開物成務，以立國家不基，成爲古代歷史中最傑出的人物，也是後世所公認的華夏民族代表。黃帝又以其涵化的力量，漸擴大，融合著中國境內的異質成分，構成以漢族爲中心的中華民族。

溯吾施氏遠系出自黃帝，承於周朝姬姓。成王時，周公位冢宰之尊，代攝國政。盛德昭彰，兆民敬仰，稱頌萬古而不悖，乃封周公元子伯禽爲魯侯，設都山東省曲阜。春秋時，伯禽七世孫即魯惠公，惠公三子恒爲門下丁公府僚，春秋時，方，各國歸仁。繼而食采於鮑，封爲施國，號曰施父，此爲賜姓祖的起源。後世遂有讚詞：「我祖惠公，受封於施，賜姓食采，以此肇基。繼繼繩繩，先德所貽，千百世後，永矢孝思。」(裔孫施天鶴拜撰)

但首位以國爲氏的仍屬孝叔，也就是「姓纂」上所載的「魯惠公子施父生施伯，伯孫傾叔生孝叔，惠王五代孫也，因氏焉。」孝叔子施禮，生二男一女，女名曜英，爲叔梁紇之妻，也就是至聖先師孔子的母親。曜英的兄弟即施直與施端，據說兩人相貌如一人，時人莫辨，當時號爲長施氏與少施氏。孔子所謂「吾食於少施氏而飽，少施氏食我以禮」，即爲敘述其舅施端的禮遇。(註：一說孔子母親爲顏氏，亟需詳究)

孔門七十二賢中的施之常，爲少施氏施端的兒子。施公之常字子恒，贈乘氏伯，封臨濮侯，後世尚有如下的讚詞：「開國乘氏，有德斯彰，參稽百行，實理所同」。今台南施姓大宗祠有楹聯云：「封侯不愧聖門弟子，講易允推漢代師儒」，上聯便是歌頌臨濮侯施公之常。

臨濮，本因瀕臨古代的濮水而得名。「桑間濮上」所謂的濮，即指濮水(或稱普河)，雖已湮沒不見，卻於春秋時頗具盛名。但臨濮正式被納爲行政區域，則是隋唐之際的事，今址屬山東省濮縣南方六十里的臨濮集。由首位榮獲臨濮侯的施公之常以降，歷代子孫屢次拜封於臨濮，族人遂以此地爲施姓相襲相承的郡望，謹申飲水思源和共享榮耀之義。



嗣後臨濮施氏於避秦時，由山東播遷隴西，隨即分散於今陝西、兩湖、山東、江蘇等地，也奠定了此後族人滿佈天下的基礎。據「臨濮施氏族志」載：遠祖居薪縣(今安徽宿縣)，有施延者，漢順帝一朝任侍中太尉，長子崇，次子咸、幼子憲。董卓時崇與憲同渡江，初居淮南，後移丹陽郡安施里。至吳孫休永安三年，會丹陽置故彰郡，而施氏諸裔隸於故彰。

孫皓甘露元年，分吳郡西爲吳興郡，故施姓子孫另有以「吳興」爲堂名，我施族的蕃衍由是而唐、而宋、而元、而明、瓜瓞綿綿。其後裔孫曾因官而散寓，或因鄉墟而移郡國，故歷世擴展於天下，如浙江的紹興、寧波，河南的光州固始，廣東的順德，及四川的瀘州等地。

沿經南北朝、隋、唐，逢中原鼎沸，光壽二州不靖，祕中書丞典公乃於昭宗十六年偕二子宣教、宣讓避亂入閩。初寓居青陽里，後擇泉州府晉江縣錢江鄉，而肇址於東海之濱，爲施氏錢江宗始祖，迄中華民國七十一年止，凡一千零七十八年。嗣後錢江施氏家廟遂有楹聯云：「肇大唐而作祖，傳家孝友，伊訓長昭中祕德；紹渠閩以光宗，聯葉甲科，象賢不振二宣聲。」

及宋孝宗元年，評事炳公仍自固始遷入福建省福清縣高樓鄉淨江，爲淨江宗始祖，迄今共歷八百二十年。後世也有炳公讚：「猗歟施公，肇宋紹興，高登榮榜，蒞職廷評。福清衍系，分派溫陵，南溟卜吉，家室是營，爰聚邦族，麟趾繩繩。維予小子，久仰芳名，拜瞻遺像，山嶽崢嶸。其儀不忒，其德克明，澤及苗裔，英賢挺生。乃文乃武，上慰先靈，春秋俎豆，億萬斯齡。」(李照拜撰)

由此施比族人遂分成兩股，也滙合爲其在中國南方的龐大聲勢。世遠族繁，各地不無我族人奮進之所，然「胡馬依北風，越鳥巢南枝」，族人依舊不忘臨濮侯裔孫，更由於「臨濮堂」是施姓族人的共同標幟。遂於錢江鄉立錢江宗祠，號「中祕堂」；於衙口鄉立淨海宗祠，號「樹德堂」。尤其旅非族人鑑於家族的團結與否，攸關民族興替，深憂置身異域勢爲外族同化，乃於民國初年創施姓宗親會，建臨濮堂於瑪尼拉，以期維倫常於道統，彰功德於天下，廣續東魯家風於萬世。

### 二、靖海維台緒鄭宗

施氏在臺灣地區的興盛，實際上正是閩粵的延伸。施姓位居全省第三十七個大姓，但深富意義的，則是施姓跟臺灣的開發史有密切淵源，其中更涉及一樁清初迄今的大事——「施鄭不通婚」，尤以鹿港施姓族人依然嚴守這項「家規」。謹先於此略述施鄭二氏的恩怨史，並藉此爲靖海侯施琅公辨冤。清康熙廿二年，鄭氏降伏，靖海侯施琅公奉軍接收台灣，明記遂絕。因此後世對先祖施琅公的評論往往失於偏頗，今人盡知延平郡王爲民族英雄，卻咎靖海侯爲降將，甚至舉爲民族罪人。但歷史的評估常會涉及當時立場的互異，甚且由於後世的政治背景，而易於流入主觀的論點。猶如成功之於芝龍究屬「大義滅親」，抑爲「大逆不道」，必有見仁見智的觀點，尤其在五族共和的今日，更宜爲施鄭二人重新予以客觀評論。

俗謂「冰凍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」，施鄭衝突固源於彼此思想、個性上的尖銳對立，然鄭氏誤於後尤屬不該。靖海侯施琅追隨賜姓十有餘年，功勳蓋世，未料成功竟以小嫌而盡誅琅族，孰無父母兄弟，情何可堪！施琅公幸於鄭氏部將的暗助下免難，但鄭氏又懼生後患而傾力追殺，施公迫於情勢危急，遂展轉投效清帝。

追靖海將軍奉旨平台時，曾立文祭告鄭氏言：「今琅賴天子之威靈，將帥之力，克有效土。不辭滅國之誅，所以忠朝廷，而報父兄之職分也。但琅起卒伍，於賜姓有魚水之歡，中間微嫌，釀成大戾。琅於賜姓，前爲讐敵，情猶臣主，肅中窮士，義所不爲。公義私恩，如此而已。」及克鄭後不但無屠滅賜姓子孫，施琅公更奏請清廷禮遇鄭氏宗族及諸將，鄭氏在天之靈宜知愧然。

臺灣歸清版圖後，由於朝廷不瞭解台灣情形，又缺乏海防認識，深慮治安問題，以爲台灣孤懸海外易成賊藪，遂有棄台之論。幸有高瞻遠矚的施琅公力主保留，及時上奏著名的「陳台灣棄留利害疏」，諫曰：「……蓋籌天下形勢，必期萬全，台灣雖在外島，實關四省要害，無論耕種猶資兵食，固當設留，即荒壤必藉內地轉運，而欲其不爲紅毛亦斷不可棄，棄之必釀成大禍，留之誠永固邊陲，事關封疆重大，伏祈乾斷施行。」否則十七世紀以後，正值歐洲國家肆虐於東方，台灣本屬荷蘭、西班牙、英國舊遊之地，必難逃厄運。

連雅堂先生謂：「臺灣固無史也，荷人啟之，鄭氏作之，清代營之，開物成務，以立我不基。」但鄭成功入台半年即逝，鄭經及克爽也無顯明建樹。及施琅公力爭保台納清版圖，又以棄留疏爲治臺藍本，所謂「清代營之」即是。因此靖海侯不僅彰顯賜姓復台之功，也廣續成功志業，乃被譽爲「促使清廷開發台灣的第一功臣」(梁嘉彬中國外交史)。

倘無施琅公，則漢人所經營開發的台灣，勢將與祖國分離。後人爲感懷施公恩德，乃於澎湖馬公建立「施公祠」，並於台南縣內立「將軍廟」，其得台省民心如是，自非偶然有以致此。更以功冠朝廷而拜封「靖海侯世襲罔替」，康熙皇帝特於台灣設府之年御賜詩章，全文如後：

「卿仕際應侯，文章慧業修。至性能純養，正心得意由。恬淡明素志，寧靜似先猷。高風崇古樸，雅化尚溫柔。黃中元吉迪，青簡大名流。克己存恭敬，定允嘉嘉謀。恩寬愛適廣，善足澤常流。深藏抱偉器，遠式抒全籌。河山銘竹帛，冠冕紹箕裘。傳芳長衍慶，錫祚歷千秋。」

施姓族人遂以此百字作為海濱宗的啟字，並追贈施琅公四代祖，以申報恩及耀古之義。如靖海侯施琅公為「侯」字輩，屬海濱宗炳公第十六代裔孫；又如先祖父「修」論公，家父「至」煥即是。而筆者本屬「性」字輩，係海濱宗公第廿三代裔孫，唯以避寒舍先祖之諱，故未依啟字聯而取名。當今旅菲施姓族人輩分最高者僅為「性」字輩，瑪尼拉臨濱堂理事長施性鑾宗親即是。

至於錢江施氏則以「衍渠開家學，教誨並宣，經術遠承鄭魯；溯中祇貽謀，簪纓繼美，科甲不振錢江。」為裔孫啟字聯，其中「衍」字同等於海濱宗的「文」字輩。另有旁出者，如漳州族的「淑德申宗祖，嘉謨世子孫；習業誠為貴，忠賢仕聖君。」（錢江第八世公所傳）又如岑江族的「洪德仕國，文明光宗。奕起振拔，上衍元方。忠可伯卿，邦君昭應。欽爾子孫，允恢瑞呈。」（錢江第十四世翁齋公所傳）。凡此皆使子孫得以明其先緒，庶永遠而勿替。

### 三、鹿港與祠紹魯風

靖海侯克台後，晉江的施姓族人遂相率渡台，初以台南及鹿港為基地，披荆斬棘，開闢洪荒而成人間樂土，也奠立了族人在寶島的鞏固基業。施姓族人在台聚落人數尤以鹿港為著稱，居全鎮人口三成半，大都屬於曙盤公裔孫，已傳十餘世。鹿港施氏仍以錢江及海濱二系為宗，其中海濱宗又分宜興義、宜富公、舊房、仕林、赤蝦、牛磨、標上、三舍、四方、四柱、五柱、九房等十二房，靖海侯裔孫又名將軍房，而筆者則承海濱宜富公裔。

施琅公當年克鄭時，曾恭請湄洲媽祖護軍渡台，而後奉祀於鹿港天后宮，並由施公世榜獻地重建今廟，因此天后宮特奉祀靖海侯及施公世榜的祿位，藉以緬施氏功德。迄嘉慶年間，天后宮已相繼成立了「六媽會」，其中大媽會即屬施姓，二媽會為黃姓，三媽會則許姓弟子的組員，皆屬鹿港最大姓。遂有諺語「施黃許赤查某（兇女人）」，更言「娶到施黃許，尊敬如天公祖」，本形容此三姓勢強之謂。尤有莊太岳鄉親的佳句：「宮後牛墟又菜園，況兼前港更難言；誰知三姓施黃許，怙惡原無過隘門。」（鹿港竹枝詞）執教於師大的莊萬壽鄉親，也對筆者說過「看到你姓施，就知道你是鹿港人」。只因為每一百位鹿港人中即有卅五位施姓裔孫，確為異域罕具，然其中奧妙恐非人人盡識，此為筆者不憚煩言之處。

民國紀元前十三年，鹿港辜顯榮鄉親（其府邸即今民俗文物館）奉日據當局核准，於鹿港沿海洋子厝溪以南開創鹽田。迄民前四年，辜氏又與施來氏宗親合組鹿港製鹽公司，歷經八年終達全盛時期，與北門、布袋、安平同列台灣四大鹽產中心；而「鹽田掃雪」的勝景又堪與鹿港八景中的「海嘯春嬉」；「蠔圃迴潮」相媲美。迨民國五十三年洗鹽改墾後，竟致睥睨台省的鹿港鹽田宛如曇花一現。今日鹽場故址，但見一片綠意盎然的稻田，甚已成為水波粼粼的魚塢區，僅存微薄的鹽霜聊供鄉老重溫舊趣，真是滄海桑田，令人感喟。遠望鯤海，則煙波浩渺，夕照蒼茫，緬懷先賢功德，敬意油然而生。

民國二十年歲次壬申九月，由於日據時期實行清塚，凡無嗣枯骨集為同坑。我族人感念及此，乃由施心田與施篤謀二人出董其事，親至台南遠招拾骸工人十餘名前來鹿港，費時近年始一一以瓦棺裝妥，不使紊亂，計二百四十三具，葬於鹿港崙仔頂塚西畔，坐東向西取不忘祖國之意。墓碑鐫「施族緣故者墓」，中部施姓宗親會立，而墓草繁茂，當為寒食清明踏青的憑弔。

此外，三百年來族人在古城所創建廟宇如下：宮後樹德堂、埔頭南泉宮、後宅潤澤宮、板店街鎮安宮、低厝仔泰安宮、杉行街武澤宮、石夏街復興宮、車埕玉渠宮、錢江真如殿、車園聖神廟……等，皆為施姓族人開發鹿港的明證，將另於「寺廟巡禮」一文中依序介紹。

遠自台灣光復後，族人更鑒於協和萬邦，必先親睦九族，厚其埔必先固其基，家者國之基，立國之大本。家齊而後國治，故家族的組織，豈止於倫理道德的重整而已。遂申以其豆同根之義，以一姓無二宗為倡，眾議設祖宗神位於樹德堂，另稱「施姓宗祠」，組織彰化縣宗親會。由是全族集中力量，共策興革事宜，辦公益、設義濟、興學扶困，以期廣續先祖德意。惜臺灣未有全省性宗會的設立，雖另有施氏大宗祠於台南，依然各地自行其是，遑論團結。

國父曾昭示吾人：「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，中國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。」民國四十一年元旦，蔣公更鄭重闡揚「敦親睦族」之義。同年二月一日，中央改造委員會通過反共抗俄總動員運動綱領，提倡「發揚民族觀念，敦睦親族情誼，以激發祖國愛與同胞愛」。

鹿港施氏也鑒於追遠、聯繫、互助等原則，乃於近年協同海外族人，在鹿港籌組「世界施姓宗親會」，成立之日更題楹聯云：「葉落歸根，流長深遠，萬支著衍懷臨瀛；血濃於水，陸族敦親，四海宗情會洛江。」並擇樹德堂後側興建「臨瀛堂台灣總堂」，擬闢地下室及一、二樓為台灣貿易中心兼物產陳列館，三樓為會議廳兼圖書館，四樓為功德堂，備供族人進主之用，五樓大祠奉祀歷代祖先暨宗廟諸神明，而目前正積極備置中。因此列祖列宗俾有方，崇奉有所，而慎終追遠得以依憑，進而藉此喚起敬祖尊宗的精神。

中華民族是以家族為發端，取人性之善面，融匯自然法則，以符群體社會之需求，加以發揮運用，建立一種萬古不變的思想體系，成為民族文化之骨幹。而宗親組織的成立，也說明了中華文化的連續性、適應性、堅韌性，尤其反應了傳統文化的彈性與更新的可能性。但是任何一個民族的生命延續，端賴本身傳統精神是否可以持續，是否足以開創新局面和新機運，絕不是僅靠其構成員的生物體來綿延的。

近世歐風東漸，傳統倫理道統漸泯，而社會治亂、國家盛衰，維繫於民族觀念的強弱。吾人必須明確的體認：任何一種文化的發展都有其歷史背景，也有獨特的個性。文化的發展、社會的革新，必須由既存的傳統文化基礎上著手，更新其生命，這是我們這一代所應傾力完成的大任。中華民國壬戌年，於鹿港施自和藝苑。

梅園、孟母三遷的孟母亭及一座以吳稚暉先生命名的稚暉橋……等。我和幾位同學還跑到橋下去玩水，並在岸邊用石子排成「文化地質10」等字樣以資留念，望若干年後如能再到此一遊，希見此物仍能安然無恙。

九月十三日 天祥、太魯閣

今天是在中橫地質考察的最後一天，從天祥至太魯閣，此段是中橫風景最佳的一段，沿途峭壁重重，盡處是大理石，一切都是自然、絕非人工。

慈母橋頭跨著一對獅子，整座橋都是用大理石製成，有張大千先生手著的「劍台」二字。九曲橋及一線天，長春祠的「長春聽濤」，風光確實不凡。沿途尚有一處絕世奇景，令人嘆為觀止。那就是山壁受河流侵蝕所成的印第安人頭像。見此奇石異景，當佩服大自然巧奪天工之神奇。

天祥至太魯閣間，來往的車輛、觀光客絡繹不絕，中午行程走了約莫五公里，便到了長春祠，由於大伙兒都挺累的，眾人就照原計劃搭客運到花蓮市區，晚上到團部休息，從長春祠到太魯閣這一段，由於是坐車，所以到太魯閣處，沒能下車觀賞，是此行中唯一讓人覺得遺憾的一件事。

車行至花蓮後，天公突然發起脾氣，嘩啦啦的下起雨來，此時大家的玩興都減低不少，原本還要逗留到明天才解散的，只因這場下的不是時候的雨，再加上詹老師身體不適，使得原計劃泡湯，因此大部分想回去的同學都提前於今天回家，只剩下十來個，仍留在團部過夜。

九月十四日

原本以為今天將無處可去，但因陳泰命同學的熱心，遂使得我們有機會前往花蓮礦物局參觀，早上將近九點到達礦物局後，由黃大邦主任帶領我們參觀局內所珍藏的礦石，局內的礦石成份大多很好，尤其是水晶，不但大而且結晶又好，大伙兒看了直嘆氣說：「原來好的早就被搬來此了。」難怪沿路我們敲得半死，又尋尋覓覓了半天，也沒多大斬獲。

看完礦石後，黃主任又用幻燈片為我們詳細解說。十一點，因為我們還要參觀大理石加工廠，才結束礦物局的拜訪。礦物局派了兩輛車子送我們過去，車到大理石加工廠後，由一位礦物局和廠內的兩位職員帶我們參觀加工製造的過程，你很難想像到，在市面上看到許多精緻的大理石加工品，竟是由大塊、大塊的大理石切割以後，再雕琢而成的，當然大多數需藉機器的幫助。

我們一行人參觀直到工廠即將午休才離去，中午吃過飯後，大伙兒上街買些土產以便帶回家孝敬諸親朋好友，下午坐三點多的芭光號踏上歸程，結束了七天的中橫之行。

後記

原本抱著不太樂觀的心情去中橫，想不到結束後，所得到的收穫竟出乎我想像之外的多。雖然七天的中橫之行我所接觸到有關地質方面的知識，仍嫌薄弱，但是我很高興有這麼一個機會，能夠去接觸到我本系以外的自然科學方面的學問，尤其是看到地質系同學們在野外時認真研究的態度，更讓我自嘆弗如。

總之，中橫之行是結束了，但留給我的卻是一串無法抹去的美好回憶。

# 地質系

## 中橫記行

隨隊記者簡綉玲



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，幸運的我得隨隊記者之身分，參與由文化大學地質系委託救國團所辦的——中部橫貫公路暑期研究隊的活動。此行研究隊所要研究的目標是，了解台灣變質岩地區之岩石種類與構造型態，對於一個非地質系本系生的我來說，由於此次中橫之行，並非單純的郊遊踏青，因此難免會在內心產生少許的猶豫和不安。

我擔心心中橫之行，會因跟學術研究團體去，而變得非常枯燥無味，進而對它失望。況且，我對「地質」這門學問從未接觸過，我不知道，我對於那些即將面對、且研究它們的冰冷的石頭，會不會產生感情，如果我無法對這些石頭發生興趣，我又如何能挨過這漫長的七天呢？

但是儘管我有無數的疑問和擔憂，我還是本著身為一名新關係的學生應多方面的去探求新知識的精神，背起了背包和懷著一顆志遠的心，踏上旅途，參加一個我不可知的活動，希望它「有過之而無不及」，能帶給我的是一個美好的回憶，和以往所未曾有過的收穫。

九月八日

中午搭了中興號公車直往台中，車子在高速公路疾馳而過，沿路的風景雖然不錯，但和北濱公路沿岸的風景相比，就單調多了，車子行駛了約莫兩個鐘頭，總算到了台中。下車後，不過四時光景，離集合時間還早，於是和同行的兩名隊友，往開名全省的台中公園逛去，躍躍欲試，看看手錶，也將近集合時間，於是我們三人先去餵飽五臟廟，再前往台中救國團部報到，到團部後，隊友們也先後而至，大家寒暄一番後，逛街的逛街，聊天的聊天，各自活動去了，十點半才紛紛回籠，以往常聽台天的天氣非常宜人，不熱不冷，但是今天却是悶熱異常，而且還使得隊中一名女生身體不適，待經送醫院打點滴後，才平安無事。



隊員們攝於太魯閣峽谷

或許是熱再加上興奮，大家都沒睡意，紛紛往陽台乘涼聊天，直至十二點多才回房休息。

九月九日

昨晚台天的天氣真是燥熱難當，大多數的同學都輾轉難眠，有的甚至半夜還跑到陽台，以天為幕，以石椅為床，睡將起來，倒也舒適得很。

由於睡不安穩，昨晚晚睡，但今天同學們仍一大早就起床，梳洗完畢吃過早飯後，大家打點好背包，趕著搭七點五十分的車往大禹嶺，眾人依次上車後，才發現，幾乎整部車都被我們包下。

車往大禹嶺途中，一路風和日麗，艷陽高照，途中的德基水庫更是迷人，湛藍的湖水，有如藍寶石般的晶瑩亮麗，令人忍不住驚嘆大自然的神奇。

車子在蜿蜒的山路中，奔馳而過，愈接近大禹嶺，溫度愈低，抵達大禹嶺山莊時，雖時近中午，但已可感覺到寒意，中午由於大禹嶺不備午餐，須自行解決，大家吃完由台中買來的午餐後，累的人早已迫不及待的擁被而眠，幾個較有精神的同學，紛紛往附近尋幽探險去也。

時至五點半山莊才開伙，用完膳之後，由張慶煌等多位同學帶領大家做康樂活動，整個大禹嶺洋溢著同學們的笑聲、歌聲，使原本冰冷的空氣融化了許多。

遊戲結束後，由在地調所工作的兩位學長塗明寬、陳文政先生，講解第二天的行程及沿路所要考察的地質構造，解散後，由於前晚沒睡好，再加上坐了半天的車子，此時已有倦意，等一沾上床後，很快的便進入夢鄉。

九月十日

清晨六點半，同學們早已起床盥洗，由於大禹嶺地勢極高，盥洗皆用冰水，冷雖冷，不過也頗能提神。

七點用過餐後，同學們整理下今天考察需要的儀器及工具後，準八點出發，展開第一天的地質考察，目標是慈恩。一離開大禹嶺山莊，同學們即紛紛拿出隨身攜帶的儀器展開測量工作，由於指導老師詹新甫教授因事未到，所以先由地調所兩位學長為同學們擔任講解及指導的工作。

中橫的景色著實秀麗清新，置身其中，都快「忘了我是誰了」，不過欣賞歸欣賞，同學們也沒忘了本身的任務，不時的利用手中的榔頭，敲打身旁的峭壁，以便了解岩石的成份及構造，不清楚時再和助教、學長們討論研究。由於機會難得，同學們都很認真地在學習，因此也不太在意路程，增加途中會發生一件小小的意外事件，使得單調的行程，增加些許高潮，原因是隊中一名助教和同學，因走錯路而沒趕上隊伍，等大伙兒發現隊中少了兩人，連忙停下來等候，但等了半小時之後還不見人影，此時隊友們開始緊張，紛紛臆測是不是碰上了山道人出草，被帶回去當駱駝了，說巧不巧，這時山中正好傳來兩、三聲獵槍聲，同學們心中暗叫不妙，失蹤的兩名隊友，八成回一蘇州賣鴨蛋去了，大伙兒正在悲傷之際，只見兩名隊友從山的那一邊蹣跚走來，這下意

大家由驚化喜，悲極生樂，連忙整裝繼續上路，由於這件意外的發生，到達慈恩時已比預定的時間晚了一個鐘頭，而且此時天氣開始轉壞，竟下起毛毛雨來，大家一見細雨紛飛，連忙的躲入山莊避雨，由於慈恩沒電，晚上大家吃了一頓非

常有「氣氛」的情調晚餐。

山莊裡，缺電，大伙兒為了避免晚上無聊，遂向莊主借了幾根蠟燭，在榻榻米上玩牌解悶，由於傍晚時同學們大都淋了雨，莊主怕大家感冒，特地煮了鍋薑湯給同學們喝，以暖身子，莊主的熱情，使得我們的心也跟著暖和起來。

九月十一日 慈恩、洛韶

也是一樣，整天都是走！走！走！十八公里的行程雖比昨天少，但因昨天的腰酸尚未恢復，走起路來也不輕鬆，尤其沿途探的標本，更加重了背包的負荷，中午剛吃過午餐不久，詹新甫教授已趕來和我們會合，由於詹老師講話風趣，因此下午的路程輕鬆不少，下午三點左右就到達號稱「白宮」的洛韶，抬頭一望，原來建築物都是用白色油漆漆成的，相當的宏偉壯觀。

洛韶的設備比起前兩站齊全多了，而且莊內有各種娛樂設備可供同學們使用，洗完衣物後還有洗衣機脫水，真是一站比一站現代化。

晚餐的菜餚比前兩站豐富些，就是飯煮的硬了點，或許是大家消耗體力過多的關係，倒不計較這點，也是吃得津津有味。

每次吃飯都是第一個盛第二碗的陳泰命，今天不知怎麼搞的，失常了，竟沒有偷冕成功，本桌的「豆花」正暗自竊喜：「哈！這次該我出頭了吧！」正要扒完最後一口，趕著去盛飯時，只因不小心和「老小子」多講了一句話，以致被別桌的隊友捷足先登，害得「豆花」差點為之氣結。

今天正好碰上星期六，有港劇「楚留香」，同學們大都是楚留香迷，正在慶幸洛韶有電視，今晚可大飽眼福了，許知山區接收不良，電視根本不管用，眾人除了惋惜外，別無他法，只好各自活動去了。

九月十二日

早上出發前，詹老師先帶領著大家到座落於洛韶山莊旁的慈惠堂參觀，廟內供奉的是西天的「瑤池金母」，眾人起先以為這是佛教廟宇，老小子連任機會大發高論；連忙說：「錯了，這乃是道教之廟」，接著為我們實施機會教育，老小子云：「佛教的寺廟風格樸素，道教的廟宇卻較為華麗，而且廟的屋頂上尚雕有三尊仙者，佛、道之分在此也。」眾人聽完才恍然大悟，直道老小子真是「博士博」，連這種事也知道得那麼清楚。

健行山區最忌諱的就是下雨及落石，下雨，除了在慈恩遇到外，其餘幾日皆是晴空萬里，偶而飄來幾朵雲絮的天氣，所以落石一直無緣碰到。以前常聽人說中橫最可怕的就是山崩及落石，我可一點也體會不到。不過沿途有幾處較為傾斜的山壁，好像快要崩塌的樣子，挺駭人的，然而本研究隊的學生好像一點也不怕似的，還不時的對著那些山壁敲敲打打，他們的勇氣，著實令人折服。一路行行走走，十八公里的行程，很快的就被我們走完，到達天祥山莊休息片刻後，同學們自成一團，到附近名勝參觀，天祥附近名勝多處，風景的確獨具一格，有福園、